

江湖奇人杜月笙

王覺源

(本文插圖刊第6頁)

交通海內譽滿海內

向有二十世紀現代朱家、郭解之譽，三十六年前在香港逝世的上海聞人杜月笙，在國內國外，都是人們所最熟知的。

上海江浙一帶，不用說「杜月笙」三個字，更是家喻戶曉。他交遊遍海內，聲譽滿海內，無論識與不識，對他都欽崇備至。上海十里洋場、租界上，雖是洋人的勢力範圍，但社會上事無鉅細，當沒有辦法解決之際，洋人也得登門請教，祇須杜月笙「閒話一句」（上海人一般口語，信守不渝的意思）便萬事皆了。甚至地方行政當局，每遇棘手難辦的事，請他出面設法主持處理，亦常迎刃而解。故他當時在上海的社會地位，頗有舉足輕重與決定的力量。而其俠義之風，尤普及於江浙社會，蔚成一種風尚。由此亦足見其潛勢力之雄厚。

杜月笙其人，可謂正與太史公司馬遷所言相合：「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豪俠列傳）視為俠義，實不為過。宜其物望攸歸，衆心信服。他在上海，為社會服務了四十年，不會在政治上做過什麼官。

一生所主持負責的，都是一些經濟機構與社會工作。他所經營的事業與領導工作的頭銜，有時竟達四、五十個之多，多得連他自己都弄不太清楚，而必須用幾個秘書協助。幾乎全上海的銀行、銀號、公司、商行、報社等公益、慈善、救濟機構，很多都是由他擔任董事或董事長。五花八門，兼資並蓄。這樣一個社會傳奇性的人物，他的生平事跡，真是多采多姿。民國三十六年，他六十歲時，曾出版一種「杜月笙大事記」。逝世後，又有「杜月笙先生紀念集」數冊。當年的報章雜誌先後也有不少報導。不過以上有關他的文獻資料，包羅雖廣，記載雖豐，總難免於遺珠。茲就個人過去耳食之言，回憶之所及，又少見於其他記載者，隨筆記之於此，藉存此一江湖奇人動人的遺風雅範。

少年孤苦賦性俠義

杜月笙，名鏞，江蘇上海市浦東高橋鎮人。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陰曆七月十五，即舊俗中元節日，生於貧寒之家。三歲喪母，五歲失父。六歲入學，僅讀書四個月，因束脩無所出，遂廢學。年十五，入上海南市十六鋪某水果店充店員，賴少數工資以維生活。為人最講義氣，好

主持公道。每遇街頭羣兒因故爭吵或打鬧時，他偶見之，便不因關係生疏，挺身而出。像成年人一樣，為之排難解紛。常以「君子動口不動手」、「有理好講，勿傷和氣」勸慰羣兒。鬧事的小孩，得其勸慰，多為心服。以後凡遇有爭執不能調和之事，輒呼：「去請月笙哥來評評理，看誰不對？」及杜月笙至，問明情由，三言兩語，即可使雙方嫌怨化解，言歸於好。杜月笙雖年輕識淺，言行即能服衆。如此俠義，似為其天性使然。以後他在上海社會一切行俠仗義的活動，也就是這樣展開來的。

不過，亦不必為賢者諱。他到了二十歲以後，由於社會不良環境的引誘，也開始不務正業，染上壞習慣行，狂嫖濫賭，吸食鴉片，甚至販賣烟土，護娼包賭等等。所幸他由於經驗的教訓，尚能自我覺悟，自我收斂，漸漸改邪歸正。俗云：「浪子回頭金不換」，杜氏的新生活，亦就從此開始發軔了。所以我們對於一個不太平凡的人，似乎不必用庸俗的眼光去衡量，或者用衛道的假面具來排斥他。他之轉變，即始於入了黃金榮之門。時黃為上海聞人，任上海法租界捕房總探。杜月笙初為黃効力奔馳，黃夫人以杜穩重可靠，視為心腹，提升為黃公館司理帳務。後來黃以

惺惺相惜，除與杜月笙結為義兄弟外，且合作經營許多工商事業。杜月笙漸多積資。以曾拜青幫首領陳世昌（通字輩）為師，列悟字輩。民國初年，他也開設香堂，收弟子，展開其幫會活動，藉以展佈其俠義行為。

韓非子云：「儒以文亂法，武以俠犯禁。」

杜月笙任俠，但極小心謹慎，明辨是非、順逆，不僅不許濫以武犯禁，相反的，且常以俠為維護地方秩序的安定力。蓋上海租界地區，受帝國主義國家所統治，華洋雜處，藏垢納污，良莠不齊，三教九流，作奸犯科之輩，無所不有。國際間雖有東方巴黎之稱，而國人則向視為萬惡的淵藪。租界行政當局與租界居民，向有一種河水不犯井水的默契。祇要在租界法律之內，各安所業，不作過份越軌之舉，多年來雙方大體尚能和平相處，安靖無事。到了民國十六年，法國租界新任駐滬總領事某，下車伊始，尚未瞭解環境，即厲行嚴禁鴉片、賭博、娼妓。乃不知此三者，實租界內很多男女賴以維生的資源，若輩以生路被斷，一些九流三教之徒，乃羣起反對，到處起而殺人越貨，放火規奪。不但黑夜為非作歹，尋且白晝不避，把原來安定的法租界社會，頓時造成了恐怖世界。租界當局已經束手無策。衆意：惟有請杜月笙出面，設法挽救，或可轉危為安。杜以維護地方治安責任所在，義不可辭，乃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各方響應！這真不啻一針嗎啡、補劑，使法界治安，次日便復舊觀，平靖如常！亦正如小學生，喧鬧一堂，祇要老師輕輕的叫一聲，全堂便鴉雀無聲的肅靜下來一樣的靈效。從此杜

月笙的聲譽，便大振於黃浦江頭。法界當局，以杜月笙聲望既隆，肯負責，有擔當，便堅決邀之參加法界巡捕房的工作，俾時有所借重。法界居民，則尤視為中流砥柱，深慶地方領導有人。

待人以誠自律適度

杜月笙雖好行俠義之事，但其體型，則非一般所想像的魁梧健壯，身懷絕技，如此駑客或大刀王五一流的偉丈夫。他僅具瘦長身材，貌不驚人，「郭解短小，杜鋪清瘦」，恂恂如書生，頗有弱不禁風之概。濃眉直鼻，雙目炯炯有光，聲音嘹亮，能言善辯。治事明敏，勇於負責。生平不穿西裝，更不愛異服奇裝，經常著中式短打衣裳，必參加正式集會場合，才着長衫，盛會則另加馬褂。以表現樸素為尚，毫不講究華貴。中少年時代，雖氣概不凡，亦縱情於酒肉與聲色犬馬之好；但晚年生活，則一變故態，平淡中帶有一點別緻。隨遇而安，飲饌無擇。惟愛飲濃的紅茶，不愛用茶杯，常用一把精緻的小茶壺，作為飲具。曾以體弱多病，在精神不繼時，則間藉阿芙蓉以提神。猶常恨自己身體不爭氣，致不能與鴉片絕緣。

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六年，適逢杜月笙六十六生辰。上海各界人士舉行公祝於上海愛文義路麗都花園。其祝壽徵文序言中，有云：「先生未嘗咀嚼經史，而立身處世，於大道之行，儼合符節。亦未居吐握之位，而待人接物，四海之內，洽若兄弟。」言約而簡，恰如其人。所以，杜月笙不僅自視很平凡，尤富而好禮。日常既少疾言厲色

，亦絕無憤世嫉俗之心。待人接物，一秉至誠。常語其家人及弟子云：「待人必須以誠。人即欺我於一時，吾能以誠感之，使他心悅誠服。處世之道，盡在一誠，爾等舉一而反三，便可盡交天下士。」故杜月笙生前能友天下士，而天下之士，亦樂與之友。如抗戰勝利後，有成都記者團來滬觀光，擬晉訪杜月笙，託人先容。杜連聲說：「看我，不敢當。我當盡地主之誼，招待遠客。」隨命家人籌備，定期迎賓，設宴於浦東同鄉會。這不但能見其謙恭下士與富而好禮之風，所謂「盡地主之誼」者，他家中更是座上客常滿，養士盈門庭，賓至如歸，有居數年或半載者，尤司空見慣之事。

杜月笙在其臨終遺囑中，第一句話，即坦承「余樸實無文。」這是由於他幼年失學之故。但其求知的意志却很强。自入社會服務以後，雖百務紛忙，猶不忘努力向學，未嘗或輟。如他原不會寫字，慢慢練習，不久便能自己簽名，以代其原始的印或蓋章。每天的報紙，他原不會看，便要秘書讀給他聽，大小新聞連廣告等，都不讓遺漏。他一面用心聽，一面注目看，積時既久，聽多了，看多了，自己也能誦讀，更能看一些俠義小說。故其中年以後，很多文事，已能無師自通。秘書們所擬文稿，居然也能握管修改，而且所修改者，亦常恰到好處。後來他出門或有遠行，亦不必隨身帶秘書。

居室較廣樸實無華

以杜月笙的財勢潛力而言，他的生活享受，已

可隨心所欲，無求不遂；但他始終不忘其本——出身寒微，保持儉樸素風。偶有享受亦自律適度，絕不過分。至其居室，祇以眷屬口衆，經常門客又多，因之，私宅雖相當廣闊，但仍樸實無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便是他安身立命之所。

抗戰勝利後，他在上海的居處，即華格泉路季梅路口的舊第（民國十四年建成），原和張嘯林比鄰而居，共一大鐵門出入，頗似一宅兩戶。他所懸用的門聯，經常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前者故能交遊與聲譽遍海內；後者正是彌補幼年失學之方；彷彿舊家故宅的門聯，頗有古老傳統不忘本的遺風。但每屆新年，他亦未能免俗，必令家人用新桃換舊符。對一年三節禮俗，亦極注意。室內佈置，有西式的、中式的。滿懸當代顯要具有上下款的照片。陳設物品，新舊並具，雖不顯豪華氣派，但別有一種格調，令人見之，頗有瀟灑別緻如其人之感！這與一般豪紳鉅賈，層樓高閣，宅第連雲，花園、流水、假山、石窟，應有盡有者，比較起來，却與「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犂牛」（遊俠列傳語），有相形見絀，顯得寒儉之感！

杜月笙在中日戰前，原在上海杜美路修建了一所住宅，落成之初正待喬遷，相傳杜月笙頗相信風水之說，曾找了一位風水家「劉神仙」者，前來堪輿一番。劉神仙看了以後，直告以「新廈不吉，且將有多人喪命。」杜月笙聞之，頗耿耿於懷，終未遷居。及抗日戰起，初被德國人徵用，旋由日本憲兵隊佔據。後來我愛國志士，在此被

集體或個別屠殺而犧牲者，更不知有多少，似劉神仙之言，固不幸而中矣。戰後，杜月笙懷於此種情況，更不敢自居。曾借給戴笠將軍，作了軍統局駐滬的辦公機關。

中共侵據中國大陸之前夕，杜月笙已預作了逃難之計。杜美路的住宅，便以四十萬美元的代價，讓給美國駐滬領事館。這些都不過是閒餘的話；但杜月笙取得這筆房款後，便以十萬美金，託宋子良（時中國國貨銀行行長）滙美儲存，以備不時之需。不料以後竟成爲杜月笙身後最大的一笔遺產。

在野之身革命抗戰

杜月笙一生，既以服務社會爲目的，對於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大業，自然也不會落後於人。他不但以在野之身，自發自動，竭全力以赴。雖不是持槍桿上戰場，直接殺敵致果；最重要的，多在間接的協辦軍需，籌措軍餉與宣傳工作。其次，便是做些他人所無能爲力，而他又優而爲之的事，這就是剷除革命與抗戰途程中的障礙。因爲在革命與抗戰的巨潮中，有些反革命份子與附敵之大奸巨寇，常藉上海外人租界作護符，做些秘密活動，破壞革命與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上海租界，本爲政府勢力鞭長莫及之處，而杜月笙私人之力，却能善以處之。杜月笙居常，固不同意以武犯禁；但爲國家民族的利益，必要時，有非「不擇手段」不可者，也祇好捨小節而全大義。也是「隨分報國」之一途而已。

關於前者，自然很多，而抄爲一般人所悉者

，如「九一八」東北事變，馬占山抗戰嫩江橋，杜月笙率先捐輸銀洋十萬元，作爲倡導。「航空救國運動」展開，杜月笙亦首捐私資四萬元，購飛機兩架，一贈飛將軍孫桐崗（杜月笙門徒）；一贈上海飛行社。民國二十一年「二二八」淞滬抗戰，杜月笙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先倡捐獻勞軍、置酒犒師，以振奮士氣民心。「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杜月笙負責上海地方協會與中國紅十字會，出錢出力，皆全力以赴。日僞簽訂密約，二十九年一月，杜月笙協助陶希聖、高宗武揭佈日僞陰謀。並助陶希聖等三十六人，於民國三十一年春，由香港經東南亞投奔重慶。一面又掩護蔣伯誠、吳開先等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上海淪陷，日僞積極謀收杜月笙以爲己用。杜月笙明大義、識大體、辨是非、知順逆，絕不受敵僞之威脅利誘，毅然於二十六年秋，南下香港，寄居九龍柯士甸道時，猶每日下午必渡海至香港，主持策反工作，並協助抗日志士，轉移及加入抗戰陣營。直到日本陷港九，他離開港九時始止。

民國三十四年秋，盟軍計劃在江浙沿海一帶登陸。杜月笙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仍不辭艱苦，抱病與戴笠將軍（後墜機失事殉國，杜月笙痛哭失聲），共效馳驅，東下吳越，策劃在敵後響應盟軍反攻，指揮忠義救國軍作戰，阻止日軍敗退擾滬。及聞日本投降始乘程回滬，爲安撫上海地方而籌劃、而效力。

關於安撫上海地方，就作者所悉，如洪憲皇帝袁世凱在滬的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之被狙殺於上海外白渡橋，民國六年護法之役，肇和兵

艦起義於黃埔，幾全為滬方所策動與資助。十六年，革命軍北伐，上海不戰而下，李寶章（孫傳芳部師長，一只脚跛子）、畢庶澄（張宗昌的部將），不能立足而逃遁；使上海人民生命財產保全至巨。抗日時代的上海聞人張嘯林（曾與杜月笙結為兄弟，且曾比鄰而居）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被刺於其汽車司機。僞上海市長傅筱庵，被其私宅花匠以斧狙擊於臥室。

唐紹儀（少川，廣東人，民元北京臨時政府內閣總理）多年與袁世凱深交，歷任政府要職。後與袁世凱交惡，投入革命陣營，仍居要津。民國二十七年，上海淪陷，日人陰謀利用之組偽政府。唐紹儀意動，即欲粉墨登場，終被擊殺於其家之客廳。

以上張、唐二人，皆被日僞收買利用的大漢奸，上海志士，能除惡於未發，弭禍於無形，杜月笙潛著之功績，更是無法估量的。

憂人之憂急人之急

前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原是杜月笙最器重的弟子之一。抗戰勝利以後，不滿中央的各黨各派，勾結中共，與中央對抗，朱學範亦參加了反政府活動。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杜月笙且曾親赴香港，向朱忠告，勸之早日覺悟。而朱平日對杜月笙素為尊崇備至，常謂：杜月笙平日對人，不但在精神上，能推心置腹；事實上，尤能愛人之愛，急人之急，始終不改其仁人君子的風範。朱在重慶無事閒聊時，亦愛談杜月笙的故事，有幾件關於助

人濟急者，也頗具趣味性。

時間是在民國十五年，楊杰（字耿光，雲南大理人，曾任副參謀總長、駐蘇大使，民國三十八年被刺於香港）為中國自蔣百里後之又一位軍事學家，時任陸軍大學校長，不知係何種理由與採什麼手法，在上海娶得一妾。因欠付身價，被索債者逼債，因之於上海西藏路一品香飯店（旅社），限其自由行動。揚不得已，亟電告杜月笙請援。杜月笙至，明事之本末後，立付三千元，討債者始散去。吳鼎昌（達銓，曾任貴州省主席）

在南京任實業部長時，其子就讀於上海，不專於學，而沉迷於舞廳。吳屢施管教，皆未見效，乃電請杜月笙代為約束，並迫令回京。杜月笙當命江北一小開胡某，許以大新舞廳，歸其獨自經營；但須派人將吳子送京交到。事雖不着痕跡而解決了，但杜月笙暗中損失，亦屬不貲。

北洋政府時代的國會議員湯漪（字斐予，江西泰和人，梁啟超的弟子），抗戰時民國三十一年四月，病逝於重慶。身後蕭條，無以為殮。時許世英（靜仁，安徽人，民國二十五年任駐日大使，來臺後，任總統府資政）先生，任賑濟委員會委員長（時湯漪任委員），擬撥公款，為之治喪。杜月笙聞而止之曰：「政府如有明令，為湯先生治喪，花費公款，自然應該。令徒以私人交誼而動用公款，事理殊欠妥當。杜某今願以一己之力，為湯先生了其後事。」此非僅輕財仗義，公私分明，交情益顯。

杭州裏西湖冷橋隅，有一名勝地，原為「武松衣冠塚」。凡讀過施耐庵所作水滸傳的人，

都會佩服景陽岡打虎武松的神威，和醉打蔣門神，殺死潘金蓮、西門慶的英勇行爲。他的墳墓，正史不傳。據說武松曾來過杭州，因為民除害，打死一個貪官污吏，被捕下獄，瘐死牢中。杭人德之，特爲立塚，以資紀念。現在此塚久已蔓草荒煙，失其勝跡之名。民國十九年，「西湖博覽會」在杭州舉行。杜月笙應邀蒞西湖遊覽，因景仰武松的爲人，且具惺惺相惜之懷。時有倡議重修武松墓者，當經衆議定費用爲三百元。杜月笙適在座中，隨曰：

「不建墓則已，要建就要造得像樣一點。」聲言：「願獨捐資千元，不須別煩諸位。」迨墓完工，題碑，議不能定。杜月笙亦立命題爲「宋義士武松墓」，衆皆服其明捷之才。

閩人陳羣（老八），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時，任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卸職後，落魄上海，幾瀕絕境。往見杜月笙，思有所歸。時杜月笙正在法租界，創設一所「正始中學」。杜月笙未加深考，當委之任校長。固在利用其才，多少亦寓有救濟之意存乎其中。當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王柏齡、楊虎等結義時，也把陳羣拉入在內成爲金蘭五兄弟，亦足見杜月笙對陳之重視。及汪精衛組僞政府於南京時，陳羣不但背棄了杜月笙，且變節做了僞江蘇省政府主席。杜月笙以其深負所期，復附逆爲奸，乃與之割席絕交。及日本投降後，陳亦自知罪該萬死，爲逃避國法之制裁，於清理財產，遣散若干小老婆，邀請親朋宴別之後，乃服毒自殺。倒也死得乾脆俐落。

善散其財禮賢下士

杜月笙原是一個純粹布衣平民，雖然輕財，但其金錢亦非儼來之物。遊俠傳有云：「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像杜月笙這人，既無父祖豐富的遺產（薄產也無），亦乏達官貴人的祿入，祇因善於聚財，亦善於散財。會散才會聚，故其生平，為人排難解紛，幼已成性。凡事之可以財物和解者，輒私納之金使寢，而當事者亦常不知情。本其愛眾濟世之懷，凡救災卹貧，解囊毫無吝色。社會福利公益之事，策劃創建，更不遺餘力以赴之。

抗戰之前，上海華商電車公司，因勞資糾紛而罷工。杜月笙積極支持，並獨捐助勞方銀元三千。上海郵務工會罷工，中國紡織工會鬧風潮，杜都表同情，各捐助十萬銀元，乃使風波消弭於無形。三十六年夏，蘇北黃泛，洪水成災。江蘇省主席王懋功，特兼程來滬，集江蘇同鄉暨旅滬聞人，為災民呼援請命，杜不僅親來參加，且邀約霍寶樹（上海救總分署署長）、束雲章（中紡公司總經理）等富紳巨賈偕往，共襄斯舉，始能達其理想的救濟結果。

杜月笙亦深明財聚則才散，財散則才聚的道理。上述能急人之急，固其一端。同時，他樂於養士，亦善於用士。故其「恆社」數千弟子，亦渺有不用命者。尤其他的本身，因少時缺乏文學修

養，對於文學人士，更特予垂青禮遇。如楊度（哲子，湖南湘潭人，有才子之譽，洪憲六君子之一），自捧袁世凱行帝制，組織籌安會失敗以後，受到全國各方的攻擊，幾無地以自容，潦倒於上海。「國人皆曰殺，杜鏞獨憐才」，門客其家有年，禮遇不稍懈。毛澤東的掛名老師，孤桐章士劍（行嚴，湖南長沙人），自北洋政府時代的教育總長下臺以後，無所依附，飄零黃浦灘上，亦門客於杜家，且屢受經濟上的援助。章原為中國有名的法學家（抗戰前在上海任律師），及毛澤東僑人民政府成立，章任中共中央文化研究館館長，便由杜家門客，轉作了毛家的門客。

民國三十一年，杜月笙旅寓雲南昆明，遇一文化難民某，登門求謁。云由江漢逃滇，形容憔悴。時杜正擬出門，上冠生園飲茶。知其來意，竟毫無考慮，傾其袋中千餘元，悉以濟此流落異鄉的文化人。及離冠生園掏錢付帳時，始悟其囊已空如洗。後來還是陪從的客人，墊付茶資。抗戰勝利後，杜任上海申報董事長。但申報盈餘不及上海新聞報。某年，新聞報年終紅利，每員工加發四個月薪水，而申報僅能發兩個月。申報員工，便要求與新聞報看齊。杜於董事會議時，慨然承諾，其不敷之數，全由其個人彌補。當令會計部門，向中國通商銀行（杜月笙私有）交涉轉帳。且謂：報社皆大小文士聚集之所，他們辛苦終年，也是值得慰勞的。

故杜之於錢財，向無計較的習慣，支出超過預算，乃是常有的現象。祇是傷了帳房先生的腦筋。在他却「千金散盡還復來」，實不遜於「陶

朱公之三致千金」。

不念舊惡不忘舊恩

遊俠列傳有云：「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杜月笙的生活，雖未臻此，其儉樸之德、克己之懷，亦彷彿近之。這是因為他雖具有遊俠的心腸與作風，實又陶朱公之流亞，亦俠亦商，却不盡同於朱家、郭解之流。杜所營工商事業，門道繁多，也並非一帆風順，偶不順利，即常不免捉襟見肘。加以平日手頭開支，又向不量入計出，一時將伯之呼，通融之託（即今日之調頭寸），自然有所不免。抗戰前之某年，適屆舊曆年關，杜以債臺高築，年關難過，乃往商之於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公權，江蘇人，歷任國府部長或金融財政首腦），願將其個人的不動產，向中國銀行押借銀洋三十萬元。當被張婉言拒絕。事關於交通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永銘，浙江人，金融界首長、國大代表），乃親造訪杜，自請願以信用借款貸予全數。張嘉璈聞之，頗有慚感，復請參加與交行合貸。杜亦以一客不煩二主，婉言謝之。從此杜月笙以錢新之知己最深，肝膽相照，能濟人燃眉之急，因之交誼日深，終其生未改，亦特禮重之，經常稱錢新之為「先生」，以示不忘。

民國二十五年，張嘉璈出任國府鐵道部長。蒞任之初，一日忽登杜月笙之門。杜對於往事，毫無芥蒂，即起出迎。張猶提及上次貸款之事，極表歉忱，繼請對鐵路交通予以協助，求無事故發生。說者有謂：張亦未免自暴其短，以小人之

中心，度君子之腹。這固是第三者所不便置詞評議的。不過，杜當時既未記念往事，對張嘉璈所請協助之事，反予滿口應允。一諾千金，終上海淪陷於日本之前，京滬、滬杭兩條鐵路，迄未聞有不幸的事故發生。而杜之不念舊惡，亦實非常人所企及。

杜月笙與宋子文（曾任財政部長）兄弟，素為金融界道義之交。民國二十六年正中日關係緊張之時，日人願斥資日幣三千萬元，與杜合組「中日建設銀公司」，以與宋子文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抗爭。日人陰謀，不外藉此分化中國財金領袖，破壞中國經濟建設。杜月笙洞燭其奸，即嚴拒之。杜豈見利忘義、不念舊恩之人！日人雖心計詭詐多端，其實並未瞭解到杜為何許人！

二十年「九一八」東北事變後，國人痛惜國土淪喪，對張學良便有很多指責。張亦似惡夢初醒，在北平停留一時期之後，便偕其妻子鳳至與趙四小姐來到上海。杜為盡地主之誼，竭誠歡迎，並特安排住在上海福煦路一八一號。張原有一種不良嗜好，經杜婉言勸勵，張亦決心戒煙，且表現於行動。在此期中，亦即張新生活的開始。而杜待友直諒之功，實未可沒。張戒絕嗜好之後，二十二年四月遊歐，二十三年一月返國，重擔黨國大任。後來不幸而發生西安事變，這不但出乎杜意料之外，亦誰也沒有想到的事。

民國十三、四年時，四川軍人范紹增（海庭，曾任軍師長）挾其多金，流連於上海十里洋場，經常出入歡場，逐美徵歌，揮金如土。范原作客於杜家，杜以其豪爽率直，亦多予優待。范將

返川，以久擾杜之故，臨行敬以四萬元紅包，以餽杜月笙的子女，另厚賞其僕役。杜不拒亦不謝。及饒別宴中歡談時，杜詢以「此行其樂如何」？范直以「恨未能一親黃白英之香澤」對。杜月笙當亦微笑置之。黃白英者，係上海當年的紅舞星，與范感情尚洽。及范返四川防次，未久，杜隨以巨資取得黃白英，派人護送至川。范既感杜送美之義，亦杜不輕受施，有情之必報。古人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與不念舊惡，不忘舊恩，杜月笙都可說是「於身無虧」。

地下市長江湖領袖

杜月笙以布衣起家發跡於平淡中，表現特殊，不待爵而尊，不因祿而顯，不以學而名。不沽名釣譽，而名譽自至；不求聞達而自聞達。他在上海，有「地下市長」之稱，出上海有「江湖領袖」之譽。故他所至之地，大眾無不聞名而來，以能仰瞻顏色為快。不過，杜月笙世居於浦東高橋，及長，都以上海為其發展的根據地，很少出門，尤其離開上海遠至內地或海外。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事變前夕，他曾應政府當局之邀，與虞洽卿、錢新之諸人，由港飛渝。雖屬因公，亦不願接受公家的招待。寄寓於重慶市繁華地區大樑子打銅街交通銀行的三樓。據說是盛老四（名恩頤，清名臣盛宣懷第四子）作了東主。一切起居生活，相當能夠適應。惟因其早患有哮喘痼疾，先不慣於香港的潮濕，此時也不慣於重慶的濃霧，時有遷地為良的打算。嗣經多數友朋的建議，終以考察實業名義，

作了一次遠遊西北之行。

杜月笙於三十一年十月遠遊西北，歷時數月。西北父老兄弟，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引頸佇望，爭以地主之誼欣接嘉賓。四川省主席張羣（岳軍），邀宴於成都（省會所在）。川、陝、鄂三省邊區總司令祝紹周（帶南，浙江人，民國六十五年病逝於臺灣）迎賓於漢中。西北公路局長何競武，招待於四皓莊。人稱西北王的胡宗南，則掃榻於西京。以一布衣，其行止動公卿、驚地方，這自是很少見的現象。

當其在成都時，各界盛開歡迎大會。京劇界人士為投杜之所好，則舉行公演。時有二位老人，年近古稀，早已退休劇壇，亦自動要求義務參加合演。主其事者，為新鮮、為熱鬧，當允所請。蓋此二伶以前曾是上海劇臺演唱的角色，以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異鄉潦倒，欲歸不得。幸得杜月笙的援助，始得返回故鄉，今特藉此機會前來串演，不外不忘舊恩，略表敬意而已。

杜月笙行旌，某日擬夜宿川北桐梓，邑人聞訊，便夾道郊迎。並於道旁設置紅綵椅披座位，民衆供設香案以待。杜至促坐，羅拜不已。杜頓感驚訝，莫名其故。嗣經一位老者說明，杜始明其原委。蓋當十餘年之前，四川曾發生一次大旱，赤地千里，哀鴻遍野。杜月笙曾積極設法轉運糧食，賑以大量米粟，活人無算。故邑人感視杜為萬家生佛，至今未忘，實大有「郭解入關，關中豪傑，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驪解」的盛況。

杜月笙此次西北之行，除在重慶開設「中國

通商銀行」分行外，在蘭州也籌設了該行分行。同時，利用西北毛產，與毛虞容合資在蘭州創辦「中華毛織廠」。對於西北實業的推動，甚有影響。尤其使他不能忘懷的，就是西北人士對他熱愛之情。故杜返重慶以後，猶感慨的說：「我一生祇知替大眾服務，盡人的本分而已。今不圖承大家這樣愛護，實慰平生！」這輕描淡寫的幾句樸實的話，平淡無奇，實出於五衷，發乎至情。較一般才俊之士萬言文章，或達官貴人高談闊論、長篇演說，或自己不能以身作則，開口對人便大施教訓者，感人更深。尤其「盡人的本分」，我輩豈能毫無愧色？

不涉政治不干祿位

杜月笙生性不慕虛榮，不求聞達，名利之途尤恐避之不及。這些特點在他表現於實際行動者，既不插足政治，亦不干祿求官。據說：他一生僅做過兩次中央民意代表，一為對日抗戰時的國民參政員，一為三十五年的制憲國大代表。兩次掛名無印的官，一為民國十六年，蔣總司令公聘為總司令部少將參議，一為十八年，蔣公聘為海陸空軍總司令部中將參議。都是因為工作方便的需要，勞心費力，貼老本的事。為國家，為社會，他尤樂而為之。

抗戰勝利前後，重慶各黨各派人士組織結派之風，盛極一時。杜月笙門客章士釗曾慫恿他追逐時潮，以「恆社」（為杜團結弟子之組織，類似幫會，成立於二十二年。戰前有弟子近千，戰後逾二千人）社員為骨幹，自組「民主黨」，願

推為領袖。杜謙讓再三，終拒所請。但為敷衍章士釗的情面，祇答允使恆社的弟子們，共舉章為黨魁。但章以腐朽書生，空談文事，或擅其長；以言實際組織行事，則難當其任。所幸未久日本投降，組黨之議始寢，杜也才脫離了章士釗糾纏。

抗戰勝利之後，杜月笙回到上海，仍如戰前一樣，以在野之身，服務於地方社會。責任不辭，功成不居。民國三十五年，上海市民原以極大多數的選票，選舉杜為上海市議會議長。他再三謙辭，終讓賢給了潘公展（六十四年病逝於紐約）。其他如全國銀行公會，選他為理事長，便推給了李蘊蓀。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在選舉之前，便已堅決謙辭。全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屢辭不獲，不得已聲明僅負名義，而以實權委之東雲章。所以杜月笙即使服務地方，亦同樣淡薄名利。尤以自己身體羸弱，深恐不能盡其責任，反而誤了國家社會。這並不是他故作矯情謙讓，所以大家也很能體諒他。

最大嗜好就是皮簧

杜月笙自脫離青少年時代的荒唐生活以後，可說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如要說他有嗜好的話，那就是特愛皮簧。但他僅會六齣戲，加以喉嚨土音很重，雖練習有素，咬字吐音仍未全脫浦東鄉音。他也自是其是，不管其他。

杜月笙愛皮簧，一生別無所獲，却獲得了早享盛譽的兩位名藝人的垂青，先後都成了月笙哥的夫人。四夫人姚玉蘭，原是上海共舞臺的紅女伶，與杜於十八年結婚。另一人就是私戀多年，

三十九年來香港後，才與杜補行婚禮的五夫人孟小冬。孟係余叔岩的再傳弟子，早膺有「冬皇」的榮封，名揚京滬。他有五位夫人，唯有這兩位却是以嗜好相同，惺惺相惜而結合的。

杜對於皮簧，不但愛聽愛看，興之所至，有機會亦常粉墨登場，客串一番。戰前某年，上海聞人虞洽卿的壽辰，寧波旅滬同鄉會為慶祝壽堂一戲，姚飾鐵扇公主，唱做俱佳，四郎杜月笙，亦大有風頭。民國十九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人傑，浙江吳興人，曾在海外經營古董生意，獲利頗豐，悉以濟助革命）在浙江杭州西湖舉行萬國博覽會，杜與張嘯林、楊嘯天（虎）等上海聞人，都應邀前往參觀。時楊嘯天在西冷附近山上，建築一座美侖美奐的崇樓高閣，藉機舉行落成宴客。杜與張嘯林合串了「打嚴嵩」與「連環套」兩齣平劇，座客皆覺大飽三福——口福、耳福、眼福。

至於杜月笙與孟小冬這一段由戲劇同好而結合的姻緣，亦相當曲折有趣。杜原早傾心於冬皇，當「八一三」抗戰發生，杜與孟不約，皆由滬至港。因各較閒散，見面機會既多，過從亦日益親密。及三十年「一二八」太平洋美日戰爭爆發前夕，杜以公赴渝，久滯未歸，孟小冬最初猶留港以待，不久，亦北上至平，似已成了分飛勞燕。孟在北平，以生活關係，重理舊業，登臺演唱。杜在渝，則舊情難忘，每至夜深，必以短波無線電收聽孟小冬在平登臺演唱的轉播。杜用情之深，似以一聆珠喉亦可稍獲慰藉！

以後直到三十九年，大陸赤燄遍地，杜與孟小冬皆避離香港，始得重續舊盟，補行婚禮，冬皇才正式成為杜氏家族的一員，杜亦更有快慰平生之感。杜月笙逝世後，冬皇夫人以知音難再，亦謝絕紅氈毯上再現身手。雖聞逢嘉慶盛典，偶或一露色相，却又不是「一般顧曲周郎可以欣賞得到的」。

誓不帝秦避港養病

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乃中國歷史空前未有的奇變。天下洶洶，進退失據。將校武夫、文人學士，屈節投降，賣身投靠者，實繁有徒。最多數的人，思想上既充滿了矛盾，行動上則徘徊觀望。終於關進鐵幕，不由選擇，唯有歸順。杜月笙則預見機先，曾告誡家人、親友、弟子，遷地為良，趨吉避凶，皆應早為之備。杜本人經考慮決定後，即於三十八年四月，毅然挈眷南赴香港，賃居堅尼地道。時中共以杜尚有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便一再派員赴港遊說，以名利作誘餌，打起僞主席毛澤東的招牌，恭迎駕返上海，為所謂「人民政府效力」。時王曉籟（上海閩人，曾為上海商會會長）、劉鴻生（浙江人，經營實業致富，有實業大王之稱，四十五年死於上海）、吳蘊初（葆元，江蘇人，以天廚味精致富，曾當選為國大代表，四十二年死於上海）等，受了中共的哄騙，皆已動心，於三十八年先後北返大陸投靠。唯有杜月笙早已誓不帝秦，毫不為所惑。或謂：這與其健康亦有關係。其實杜早嫌香港潮濕太重，如僅為養病設想，上海又略優於香港。

故杜不返滬，非為病體，實大義所使而然。

杜月笙時年已逾六十。因生長於江南，不服香江水土，心臟亦覺衰弱。在港養病期間，既少外出應酬，亦少公私勞累，但經年餘休養，仍無起色。原患哮喘痼症，反益加劇，幾整日不能離開氧氣。尋且半身不遂，不能離開床褥。

加以國事日非，時傳惡訊；而私人在經濟上之有出無入，物質上既日趨艱困，精神上尤感苦悶。自覺心餘力絀，又計無所出，悶悶不樂，終日不解愁顏，常慨乎其言曰：「國家民族，到了這步田地，我亦走投無路，無從効力了。悶到死，我也將去矣。」當其病重時，蔣前總統介公會派洪蘭友（國民大會秘書長），由臺專程飛港，問疾於病榻。杜月笙深表感謝，得悉臺灣都在進步之中，猶含笑斷斷續續而言曰：「好！大家都好！有希望！」其弟子陸京士（立法委員，七十二年病逝臺北）由臺赴港探疾，杜自知已少生望，並擬將所準備的一筆巨款，交囑陸京士，照顧「恆社」社員。陸以杜正需錢治病，除婉却之外，並告以臺、港所有「恆社」社員，各營生業，咸能力爭上游，且都倦倦未忘師恩，更無勞恩師畢慮。杜色稍霽。

一代奇人八子三女

杜月笙病纏床褥，突發高熱，已達一百零九度。雖經中西名醫細心診治，因以精、氣、神三者均虛，反魂乏術，終於民國四十年八月十六日，在他六十四歲生辰的前一日，溘然長逝。按照陰曆計算：他生於中元節日，歿於中元節前日。

或謂：亦太巧合，必有其異乎凡人的身世，異乎凡人的經歷。其然乎，其不然乎！杜逝世後，其家人宣佈他所預立的遺囑：

「余樸質無文，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然區區愛國之懷，不敢後人。遠如辛亥革命及討袁之役，余因追隨邦人君子之後，盡其棉力，効奔走之勞。近如北伐統一及對日抗戰，更慳於國家民族之大義，益勵素志，兼因一己事業上之負荷較重，故對國事之貢獻機會，亦隨之較多。他如生產建設或社會事業，凡可福國家而利民生者，無不唯力是視。誠以余出身寒微，所受國家社會之恩賜殊多，義之所在，不敢不盡力以赴之也。比年以來，夙疾頻發，以國難未已，憂心如搗，體力日益不支，愧不能再有所報奮。茲當永訣，深以未能目睹中華民國之復興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從遊之士，能繼余志，各竭忠誠，隨份報國，是所大願。」

遺囑簽字，註明為「四十年八月七日」。其中除勉其家人子弟與門徒繼承遺志外，就是以前能見到光復大陸為念。其愛護國家民族之心，更躍然紙上。實大有陸放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雖死不忘之慨。

杜月笙的喪訊傳出，臺灣社會人士多表傷感太息。隨停靈於香港萬國殯儀館治喪。蔣前總統介公贈贈「義節畢昭」四字，以旌表之。各方所贈祭幛輓聯，懸遍祭壇內外，自有不少佳章傑作，這在「杜月笙先生紀念集」中，已多收刊。出殯之日，素車白馬，弔者塞途。時天空陰霾四佈

，細雨霏霏，亦似為斯人之痛而掉淚者然！越二
年——四十二年六月，始運靈安葬於臺灣臺北郊
止。杜月笙有五位太太，元配沈月英，繼配陳夫
人、三夫人孫佩豪，及前述姚、孟兩夫人。子孫
滿堂（八子三女）。

智者好人所以為奇

杜月笙歸真反璞，生世算是完了。古文學人
士替他人作傳記或寫墓誌，最後照例來一套什
麼「贊曰」、「銘曰」，吹捧歌頌的駢體四六文
章。現在雖用不着如此虛偽鋪張，也不妨說幾句
老實話。綜杜月笙一生，其初之不務正業，亦類
今之太保流氓。及其憬悟，又能從善如流，不私
其財，不自求享受，不為兒孫孫謀，專注社會
大眾，關心民生福利，素行急公仗義，濟困扶危
，皆視為「盡人之本分」。以一布衣而名動公卿
，往來顯貴，亦無逢迎驕矜的俗態與矯情奪理的
言行。所創「恆社」，以「互助互信」相勗勉，
立為共同守則。雖負俠義之譽，絕不以武犯禁。
蓋以為人和藹謙恭，與世無爭，與人無怨，而又
功在國家社會。此其所以難能可貴耳。

上海乃至江浙一帶，大佬，好老，濶老，強
老多矣，而「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史記語)
，試問尚有誰能出杜之右！故以智愚論人，不如
以世俗之見論杜月笙，杜月笙直是一個愚到極點
的智者。以好壞論人，如不以一般觀點看杜月笙
，杜月笙乃是一個壞到頂點的好人，此其所以為
奇也。余無適當之詞來紀述他，祇好譽之為江湖
奇人。(全文完)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理處地址電話

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理，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

紐約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77 Broadway

N. Y. N. Y. 10013 U. S. A.

TEL: (212) 226-5131

洛杉磯世界日報

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

1230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 A.

TEL: (213) 261-6972

舊金山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

210 Mississippi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U. S. A.

TEL: (415) 626-1798 (415) 626-3628

芝加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2235 S. Went 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 842-8080

華盛頓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807 8th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01

TEL: (202) 789-4112-3

夏威夷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Queen Emma Building

1270 Queen Emma St. Suite 605

Honolulu, Hi. 96813

聖荷西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710 Tully Road

San Jose, CA. 95122

TEL: (408) 238-1687

多倫多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05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MST. 2E6

CANADA

TEL: (416) 362-1788

溫哥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55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 C. CANADA

V6A 1T3

TEL: (604) 688-3018